

丁玲集外文选



丁玲集外文选

袁良骏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20981480

981480

封面设计：陈淑华

丁玲集外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26,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7}{8}$ 插页 2

198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书号 10019·3552

定价 1.65 元



作者像(1980年11月)

蔡诚忠 摄



離情

丁 培

[illegible]

第

我爱的猫

因陳靜霞沒有來，本是沒有想到到這兒，是我沒有說我在前面，便不願出來了。事過幾個月後，八不多，跑到我的家裏，自的錢袋被賊偷去，車庫，我還有銀行存款，我物不歸一己，我進來了。我進來了把我們的關係告知陳靜霞，我陳靜霞一點去蘇州二個星期，一個神祕的委託，我却不太瞭解了。只聽陳靜霞的姑母陳美英，她的任人演到了家。

[illegible][illegible]

本意固非欲借不審論戰的，不過臨時又聊慰心者國本同歸用，一本說文，一本集韻，每如你讀書，」直到說及要決裂，詞之是每天而面或文筆，也時多而，而且到處也。不知道你還是為我的聲望多，還是為文章多，得令。

你這我的信寫得真好，我這是真的頂謝，「也也言語則，只是怕頭海不好，寫那得不不我快也，」然那這也也有病床的，我永遠只聽用中凡的寫家

序 言

《丁玲集外文选》就要付排了，袁良骏同志希望丁玲在集子前边写几句话。丁玲因病住院手术，再三婉辞而不得，把这工作交给我。我肯定是做不好的，但又别无他法，只得勉强应承下来。

袁良骏同志以前和我们不认识。去年夏天，他为了研究一些文学史资料 and 了解丁玲的写作近况，曾找过我们。后来为了出版的需要，我们在搜集过去的一些短篇小说、散文，准备收编成集时，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帮了我们很多忙，从图书馆、档案馆以及一些单位的资料室等处，发现了一些我们还能记得但却已找不到的稿件和发表这些稿件的刊物。对袁良骏同志的热心勤劳，我们十分感激。但收编这种《丁玲集外文选》却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丁玲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些东西，不出为好。”或者说：“这些东西，弃之也无所谓。其中的一部或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自然淘汰掉的。”她还以为编《集外选集》是后来人为纪念逝去的人所做的事；而她自己人还健在，还跻身于浩荡的文艺大军中，还在挣扎于攀登新的高峰之际，这些自然便不在自己的考虑或计划之中。但禁不住袁良骏同志的坚持、说服，丁玲最后同意了。她认为这里大半是些不成熟的作品，只是记载了个人在历史征途上留下的几点脚印，对于研究现代文学，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侧面的真实的点滴资料而已。

过去，丁玲曾不止一次地对同行们讲，要写一本好书。她始终为写一本好书而奋斗。她常常对自己的创作不满，为自己的成绩不足而惭愧。她阅读一些新人新作，常常带着喜悦和赞叹，连声说道：“写得好！我写不出！”同志们征求她对作品的意见时，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见解，而讲直话，讲真话。即使她对某些作家、某些作品，有时有所评论的时候，不管见解是否正确，她总是尊重他人的劳动，理解其中的艰辛，努力做到热情诚恳，心口如一，与人平等地谈论，并得出对自己有益的教训。近二十多年，她和社会上的群众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有所隔离，很少写作，总说自己的笔生锈了，思想僵化了，难以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了。但一年多来，她的努力依旧得到了群众不断的鼓励和温暖。她把这全部涌来的盛意当做继续写作的原动力，她正在为党，为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写作。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对她的教育培养，她会做出一点成绩来的。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稿凡四十八篇。其中一九二八、二九两年写的四篇，都是很幼稚的。一九三〇年到三三年的十六篇大都是她主编《北斗》时在编辑工作之余写下的。以T. L. 笔名写的《给我爱的》是她仅有的两篇诗稿之一；两篇没有完稿的小说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她的绑架囚禁而被迫中断的。一九三六年抗日战争前夕到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前夕共收了二十八篇。这十年，中国在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丁玲也在党的营救帮助下，逃离了被国民党囚禁了三年多的南京，到达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从此她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沐浴着革命圣地的灿烂阳光，从生活到创作都更加和革命相结合，与民族共命运，和人民同忧戚，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的变化。建国以后到一九五七年的十多篇文章，当年没有来得及、也还没有

计划編集，这次本应也收在这本书里。但考虑到这些文章查找比较方便，根据编者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的意见，这次便全部不收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译出后，丁玲应译者Л·波兹德聂耶娃之约，为该书写了前言《作者的话》，未曾在国内发表过。这次袁良骏同志请北京大学俄语系阮积灿同志由俄文译回，也收入本书中。

《幽居小简》是囚禁南京期间她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可惜写作日期和收信人都记不清楚了。这次蒙唐弢同志病中从《万象》杂志上发现并抄寄给袁良骏同志，我们谨向唐弢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致许广平吊鲁迅先生唁函》是丁玲逃离南京，将赴保安，途经西安时，惊闻先生逝世噩耗而发的。她逃离南京以后，在上海短期停留，曾两次要去拜望先生，表示自己的敬意和谢意，但均因先生病重，又因当时的白色恐怖和她的处境而未能如愿。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再未能见先生一面而先生竟遽尔长逝了！这封具名“耀高丘”的唁函何能表达她的哀恸于万一！

袁良骏同志搜集到的还有二十多篇文章，我们把它们分别编进别的选集里去了，这里不再列入。只有《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和《风雨中忆肖红》两篇，出于袁良骏同志的谬爱，它们同时被保留在本集中。

丁玲对本文集的编者、出版者表示感谢，并且敬候读者的批评指教。

陈 明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

目 录

序言	陈 明 1
致戴望舒	1
素描	2
仍然是烦恼着	6
介绍《到M城去》	9
离情	11
死人的意志难道不在大家身上吗?	22
给我爱的	24
编后记	29
代邮	31
编后	32
多事之秋	34
编后	67
《某夜》附记	69
给《大陆新闻》编者的信	70
代邮	73
编后	75
致《文学月报》编者的信	77
致杜衡	80

致××先生	81
无题	82
幽居小简	88
鲁迅先生逝世时的唁函	90
刊尾随笔	91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	92
文艺在苏区	96
在延安各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线晚会 上的答谢词	100
在临汾郊区欢迎新战士晚会上的讲话	101
致友人的信	102
答三个未见面的女同志	104
从临汾寄到武汉	106
短简	108
真	109
作家与大众	111
我怎样来陕北的	115
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	122
编者的话	125
风雨中忆肖红	128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133
十月革命节纪念	138
谈鬼说梦的世界	139
閤日合流种种	141
介绍俘虏学习队	148
躲飞机	151

青年知识分子的修养	154
自掘坟墓	160
创刊漫笔	163
庆祝《时代妇女》发刊	165
编后记	167
作者的话	168

附录

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	173
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174
丁玲等致电美文化新闻界	176
编者后记	177

致戴望舒

望舒——不，老戴吧：

昨天你走了，我似乎很抱歉一般。那样远，人又是不很舒适的跑来，坐车总也该一个钟头吧。然而什么也没说，坐坐又走了。我想是为了什么呢？说是拿稿子，却依然是空手回去，我和频很互相交换了一些抱怨。实在只怪我们懒，只怪我们打不起心情肯伏在桌上写。我实在希望能特特为了你跑路在下星期就把稿交齐。

上京在几时？说真的，若能找个小差事“带切”“带切”冰之也好的。为要想把所有希望建筑在你身上，学学上海漂亮小伙子，请请客玩，做为巴结，不知你会不会仅仅在冰之这行为上看出人性的卑劣而又委曲着赏一次光？其实这只是笑话，学十年，冰之也学不会这玩艺的，你放心。

真的几时走，在走前，我一定要你寄点稿子来。虽说风闻你是将到什么部，什么……这一类的地方去，不过我也得声明我是敢包有稿费的。

如果有别的很了不得的人（象你一样的）肯看冰之面上，给一点，也一样感谢。也一样敢冒渎地说将奉酬点微薄的毫不足道的东西。

冰 之 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曾收入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

素描

小 引

我重翻着三年前的《素描》，便不禁令我追怀到往日，生活的恬适，和一种已逝的细致的心情。它真是一幅画像似的，它投射出我们过去的年轻时的影。它不受一切时间所给与的残酷的表示，和思想的蹂躏。我们是老了，丑了，粗野了，惹厌了，而它却依然显出一个一二十岁的人的脸，向无论什么东西都投过去亲昵的微笑。对于它，我不敢说我一定会含有一种嫉妒的愤怒，然而象一个普通人一样对于过去的追慕和感叹，却是很明显的。现在愿意把它再理过一次，也只是觉得住在这样烦嚣的上海，又象幽囚般终日闷闭在三层楼顶，拿来做为最高的，其实是唯一的享乐方法，未始于自己不见得不好吧，所以也就一边挥着汗一边便把这《素描》看完了。

是的，虽说素描之在我们自己看来，还并没有觉得太无意识。然而这色调，就是说那文字，从现在看来，我们自己也知道是太不够使用，太缺乏幽默，远写不出那时的一颗柔腻的心，但，却也希望有人因了这朴素的《素描》，也憧憬起那每个人都有的这一段一生中所最可怀忆的生活来。否则，便只能怪我们的表现是太乏力了。

在《素描》的几十篇短文中，有一半是蘋君的，现在也由我重

理了一下，一同在这里发表，想蘋君不至于不同意吧。

七，二十记下来的。

月影是如此的朦胧

是吃过晚饭不多久，我们又照例的已坐在院坝里了。茵姊不住的尽同着姆妈谈讲在师范时候的事，借依稀的天光，仿佛觉得姆妈也正显着一个颇高兴的脸。从有素馨花的花台边走过来的蘋，又发出惊诧的声音：

“喂，又开了三朵呢。”

“怪不得我一阵阵的闻到香，没想到这小小花儿有如此的香呢！”姆妈是更快乐了，且用鼻尖在吸着气，好象充满空气中的，尽是素馨之气味。

我于是笑了，我笑姆妈，我实在竭所有的器官，都不能辨别出在这院坝里是放得有素馨花的，因为花台隔我们所坐的地方，是远到二十步以外了。我说：

“恐怕是潮润的草香吧。”在这个颇大的院坝里，高高低低是不知生有许多不知名的小草的。

姆妈又嗅了一嗅，却还在说一定是素馨，并且站起身去数她心爱的花儿去了。

蘋悄悄向我说：“我就没数，晚上，谁看得清，你瞧姆妈去数吧。”于是他也吃吃的笑了起来。

月影是如此的朦胧(二)

风是微微的吹着，然而却永吹不开那鱼鳞似的薄云，那半

弯的新月，是象捉迷藏似的一时躲在云层里面，一时又披着薄纱在对人微笑，蘋看着那衬在灰色天空中的城墙的垛，是象用浓黑涂上去的一抹图案的线条，于是他提议上城去玩，但他刚说完便又低声的向我耳边叹着气：

“唉，只怕姆妈又不准呢。”

菡姊却异常高兴的附和着。

大约姆妈也为了这朦胧的月夜，感到一种不能再为社会的习惯来委曲我们，便笑了一声向我说，好象觉得上城去玩，只有我最心愿的一样的：“去，去玩一会儿吧，只是不要走得太远了，记得早一点儿回来。”

我于是就跳起来，抓着菡姊的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觉得从没有表示的蘋的脸上，看出一种另外的光来。但刚一走到门边，回转头时，看见姆妈孤寂寂的一人坐在如许大的院子里，那白发回映着微薄的月色，放出一片淡淡的银光来，我好象感着偌大抱歉似的，硬要姆妈也去，而姆妈却严辞的谢绝了。菡姊又嘲讽我，说毛毛这样大了，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玩，总要拉姆妈也陪着，真是可羞的事，我只好默默的随着菡姊向后门走去。

一走出院子，在从厅屋里穿到侧院去时，菡姊就大大的叹了一口气：“真是奇事，今晚怎么姆妈会这样大方起来！”

我听到蘋的皮鞋响声已跳到好远的后门边了。

月影是如此的朦胧(三)

我们三人并排的坐在城垛上，回望我们的院子，已看不清有没有姆妈还坐在那儿，然而我想，如若姆妈还在那里的话，她一定可以看见毛毛的影是正夹在菡姊和蘋之间的。我把脚挂在四

丈高的向外边那方，划着又划着，眼望到那乡村的极远去，天与地的接壤处，迷迷濛濛象一抹浓的雾懒懒的浮游在那里，鱼鳞般的云，仍是一堆一堆的散布在天空，从许多云边隙墟处，时时又掩掩藏藏闪烁着几颗疏星，我望着朦胧的月亮，我以为我是睡在太空之中在银河洗着脚呢。

蘋是始终露着他唇边的一丝笑意，静默着，我觉得在他眼中一定看到比我看到的更美的境界了。

菡姊只伊伊呀呀低声的唱着她学校里的校歌。

忽然，在这时，一个“啾……吵……”的声音悄然的从城河传来，于是我们都把眼光投过去，慢慢的，在映着月光的水上，现出，接着又隐去了一只小小的渔舟。

等到云越聚越密，把整个的月亮全掩住时候，是不知到什么时候了。只觉得肩膀上湿润润的，三人摸索着试探着好艰难的走下城来，蘋才开始担着忧怕，转家时要听几句慈爱的责备。

到家后，姆妈是还坐在黑暗的院子里，正在同杨嬷讲着乡间夏夜的轶事。素馨花，还和别的花都移在厅上了，是姆妈说怕今夜会要下雨呢。

（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

《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第三、四号，

署名毛毛。）

仍然是烦恼着

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请先为我放下心，我是还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说是不要这样写是也成，因为在我的原意是只图想骗过自己，而减少一点责难的。倒是要说清这原意，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

说“烦恼”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了，我还没有那种荣幸，其实是很不幸的，我已不是能写一些漂亮话，来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很可同情的人了。从前是还在学忍耐，把自己所得来的一些刺激，一些伤心的不平，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然而到现在，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我已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已很使我熟习了，而这使我熟习了一些，是也失了原有的作用，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对社会，我已没有梦想，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虽说在自己一方面，却为两极端的思想牵缠着，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最自然的，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但我天生的惰性，是很会延搁的，不让有时间来亲着这不解决的一大矛盾。所以所谓烦恼着是依然并不是说到烦恼的身上。

话是似乎很夸大的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的了。然而真的，人却仍然是烦恼着。不知为什么，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却无理由的会引咎到自己身上，为了这自己愿负的咎